

精鈔
大字

隨

園

全

集

詩
話

二五

耕餘隨園全集

五

隨園詩話卷四

言古士著

凡作詩者各有身分亦各有心胸畢秋帆中丞家猶香夫人有青眼訓云留得六宮眉黛好高樓付與曉妝人是閨閣語中丞和云莫向離亭爭折取濃陰留覆往來人是大臣語嚴冬友侍讀和云五里東風三里雪一齊排著等離人是詞客語夫人又有句云天涯半是傷春客飄泊煩他青眼看亦有慈雲護物之意張少儀觀察和云不須看到婆婆日已覺傷心似漢南則是名場耆舊語矣

惲南田壽平之父遜菴遭國變父子相失壽平賣杭州富商某為奴其故人諦暉和尚在靈隱坐方丈苦無救策會月十九日觀音生辰天竺燒香者過靈隱寺必拜方丈諦暉道行高貴官男女來膜拜者以萬數從無答禮富商夫人從倉頭婢僕數十人來拜諦暉諦暉探知頎而纖者惲氏兒也矍然起跪兒前膜拜不止曰罪過罪過夫人驚問故曰此地藏王菩薩也託生人間訪人善惡夫人奴畜之無禮已甚聞又鞭撲之從此罪孽深重奈何夫人惶急歸告某商次早某商來長跪不起求開一綫佛門之路諦暉曰非特公有罪僧亦有罪地藏王來寺而僧不知迎僧罪大矣請以香花清水供養地藏王入寺緩緩為公夫婦懺悔并為僧自己懺悔某商大喜布施百萬以免付諦暉教之讀書學畫一時聲名大起壽平佳句如蟬移無定響生過有餘光送迎人自老新舊

歲無痕。只為花陰貪坐久。不須歸去更熏衣。皆清絕也。十四夜望月云。平開圖畫金千嶺。盡掃星河占一天。真乃自喻其筆墨之高矣。其時石揆僧與諦暉齊名。石揆有弟子沈近思。後官總憲。人問諦暉孰優。曰。近思講理學。不出周程張朱範圍。壽平作畫。能脫文沈唐仇窠。似憚優矣。

詩用經書成語。有對仗極妙者。前輩盧王巖云。頭既責余余責頭。腹亦負公公負腹。近人吳文溥云。人非磨墨墨磨人。我自註經經註我。姚念慈云。野無青草霜飛後。菊有黃花雁到秋。汪韓門云。白鳬化後成衰老。黃雀飛來謝少年。胡稚威云。春水綠波芳草色。雜花生樹亂鶯飛。朱鹿田得子云。我求壯父三年樂。汝似王瓜五月生。皆用經書樂府成語也。余戲集樂府云。背畫天圖子星厯。厯東升日影。雞黃團圓。

題古蹟能翻陳出新最妙。河南邯鄲壁上或題云。四十年中公與侯。雖然是夢也。風流。我今落魄邯鄲道。要替先生借枕頭。嚴子陵釣臺或題云。一著羊裘便有心。虛名傳誦到如今。當時若著蓑衣云。烟水茫茫何處尋。

九事不能無弊。學詩亦然。學漢魏文選者。其弊常流于假。學李杜韓蘇者。其弊常失于粗。學王孟韋柳者。其弊常流于弱。學元白放翁者。其弊常失于淺。學溫李冬郎者。其弊常失于纖。人能吸諸家之精華。而吐其糟粕。則諸弊盡捐。太緊杜韓以學力勝。學之刻鵠。不成猶類鶩也。太白東坡以天分勝。學之畫虎。不成反類狗也。佛云。學我者死。無佛之聰明。而學佛自然死矣。

昔人稱謝太傅功高百辟。心在一邱。范希文經略西邊。猶戀戀于曩日之圭峯月下。與友人書。時時及之。秋帆尚書巡撫陝西。有小方壺憶梅詩。節其大槩云。仙人家住梅花村。寒香萬頃塞我門。門巷寂寂嵌空谷。冷艷繁枝環破屋。塵緣未了出山去。回頭別花花不語。北走燕雲西入秦。問梅精舍知何處。歲云暮矣風雪驟。驛使音稀斷隴首。天涯人遠乍黃昏。料得花還如我瘦。松林翠羽最相思。夢繞南枝更北枝。花神曩日盟言在。重訂還山在幾時。香落琴絃彈一曲。爾音千里同金玉。花如不諒余精誠。請問鄧尉山樵徐友竹。徐名堅。蘇州木瀆人。能詩工畫。余舊交也。張文敏公題橫山西廬云。壺中長日靜中緣。我亦曾經四小年。不及蒼髯牆外叟。梅花看到菊花天。與畢公同。有心在一邱之想。

尹文端公年七十七而薨。薨時滿榻紛披皆詩草也。病革聞皇上有駕臨之信。纔略收拾。前一月命諸公子作送春詩。西席解吉菴賦云。也知住已經三月。其奈逢須隔一年。遺愛只留庭樹好。餘暉空託架花鮮。公甚賞之。動筆加圈。歿後方知皆識。公第四公子樹齋為尚書。應第三句。又一聯云。千紅萬紫費安排。底事功成駕便回。亦暗藏騎箕之意。皆無心偶觸云。

副憲趙學齋先生提倡後學。愛才如命。掌教萬松書院。識拔英俊少年。時遂有北史張雕武之謗。不數年所識拔者雲蒸霞起。如吳雲嚴葉登南輩。皆作狀元詞翰。浮言始息。有項春臺秀才。早卒。先生哭之云。文章靈氣歸何處。師弟情緣結再生。余在京師送王卿華歸里云。風懷似我

能憐我。客路逢君又別君。先生讀之謂卿華曰。此種才人當鑄黃金事之。先生諱大鯨。

蔣南莊守潁州有句云。人原是俗非因吏。仕豈能優且讀書。謙而蘊藉。過瀧喉云。亂石磨舟泉有骨。雙橈攔霧水生塵。與徐鳳木布衣水漫攔舟沙怒語。山彎轉舵月回眸相似。蔣名熊昌。常州人。湯潛菴巡撫江蘇。出部云。按部雨餘香稻熟。課農花發曉雲輕。人言公理學名儒。何詩之清婉也。余記座師孫文定公亦有詠梅云。天地心從數點見。河山春借一枝回。詩不腐。而言外俱含道氣。朱子立中丞高顴長髯多權謀。人稱雙料曹操。與西林相公共事雲南。彼此牴牾。朱有句云。畏暑鋪長簟。思風去短屏。頗閒雅。不類其為人。康熙間施漕帥諱世綸者。亦剛不可犯。有句云。愛山移舫對。隔水問花多。與中丞同調。朱名綱。

己未冬。余乞假歸娶。路過揚州。轉運使徐梅麓先生止而觴之。席無雜賓。汪度齡應銓。唐赤子建中。皆翰林前輩。余科最晚年最少。終席敬慎威儀。不敢發一語。但見壁上有赤子先生端午竹枝云。無端鏡鼓出空舟。賺得珠簾盡上鉤。小玉低言嬌女避。即君倚扇在船頭。

湖南張少廷尉名璣。字豈石。紫髯偉貌。議論風生。能赤手捕盜。與魯觀察亮儕俱權奇自喜。題所居云。南軒北牖又東扉。取次園林待我歸。當路莫栽荊棘草。他年免挂子孫衣。言可風世。又戲題云。書畫琴棋詩酒花。當年件件不離他。而今七事都更變。柴米油鹽醬醋茶。殊解頤也。又謂人云。見鬼莫怕。但與之打。人問打敗奈何。曰。我打敗纔同他一樣。

馮古浦在西林相公席上詠牡丹云。詩到清平能動主。花雖富貴不驕人。西林喜贈遺甚厚。此詩若在他席上作。便覺無謂。

丙辰。余在都中。受知于張鷟洲先生。先生作御史。立朝侃侃。頗著風績。有柳漁集行世。余購得。被人搜去。時為惱悶。甲午歲。余泊舟丹陽。旁有小舟相並。時天暑。彼此窗開。余艙中詩稿堆積几上。隣舟一女子。容貌壯姝。每伺余出艙。便注目偷視。若領解者。余心疑之。問其家人。乃先生女。嫁汪文端公從子某。因招汪入艙話舊。問先生詩不能記。問夫人。夫人乃誦其巡臺灣作云。少寒多暖不霜天。木葉長青花久妍。真个四時皆是夏。荷花度臘菊迎年。

宛平黃寬圃先生。康熙辛未詞林。予告後。在長安主持風雅。人有一技一長。必為揄揚。無須識面。李方伯渭來江南。余往銜參。一見便云。寬圃先生交好耶。余曰未也。方伯云。我出都時。黃公以足下再三託我。方知先生憐才。有古人風。庚午重赴鹿鳴。詩曰。慈榜新開敞盛筵。漫勞車馬問哀年。雀羅門巷群相訝。鶴髮重聯桂籍仙。辛未重赴瓊林。詩曰。天鼓聲喧曉漏餘。春風吹雨洒庭除。婆婆老眼看新榜。髣髴青雲接敝廬。鶴返故巢無宿侶。花開仙洞見新枝。輶軒南國追疇昔。風雨橋山愴夢思。先生巡撫浙江。追感兩朝恩遇。故詩中及之。

姜白石云。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詩便不俗。

古人詩有全篇用平聲者。天隨子夏日詩四十字皆平聲。有全篇用仄聲者。梅聖俞酌酒與婦飲。

一爲皆仄聲有通首不用韻者。古米達曲是也。有平仄各押韻者。唐末章碣以八句詩。平仄各有一韻是也。詩家變體。宋魏瓘壯詩人玉屑言之最詳。

稅關巡攔書吏如捕役緝賊。虎視眈眈。但一見書冊。輿便索然。姚雲上作七古。前四句云。劬勞王事前旌驅。明唔星夜關山踰。竿束牛腰囊負載。關吏疾呼書書書。此輩聲口宛然。讀之欲笑。南豐謝鳴篴有句云。近海風濤壯。當關僕隸尊。或和云。客久囊雖破。船裝書便尊。

鄭所南井中心史。雖用鐵匣浸水中。然年歷二百。紙墨斷無不壞之理。所載元世祖割割文天祥食其心肺。又好食孕婦腹中小兒。語太荒悖。殊不足信。惟四言詩一首殊妙。曰今日之今。霍霍相。相少馬曠之。已化爲古。

女心外向。自古爲然。南越古蠻洞。秦時最強。俗尤善弩。每發銅箭貫十餘人。趙佗畏之。蠻王有女蘭珠。美而艷。製弩尤精。佗乃遣子某贅其家。不三年。盡得其製弩之法。遂起兵伐之。虜蠻王以歸。此事見粵嶠志。余賦詩云。趙王父子開邊界。賴種蘭珠一朶花。銅弩三千隨墜去。女兒心太爲夫家。按後世開邊。往往收功于婦人。洪武時。貴州宣慰使霽翠妻奢香。爲都督馬聘所裸撻。乃走懇京師。太祖問朕爲汝報仇。何以報我。曰願立龍場九驛。通黔蜀之道。後果如其言。吳明卿詩云。君不見蜀道之關五丁神。提爲萬卒迷無津。帳中坐叱山河走。誰道奢香一婦人。

古來奇女子如馮嬖及洗夫人。事載史書。惜見于詩者絕少。惟石柱土司之秦良玉。能爲國殺賊。

明懷宗賜詩云。桃花馬上請長纓。又云。試看他年麟閣上。丹青先畫美人圖。本朝朱庶田先生作七古美之。警句云。一時巾幗盡鬚眉。馬上紅旗馬前酒。蜀山不肯樹降旗。殘疆猶為君王守。又曰。綠沉槍舞春星轉。花桶裙拖錦帶紅。僧無稱郎之理。而北魏諺云。支郎眼中黃。形軀似智囊。是僧可稱郎之證。魏有三高僧。支謙支諒支讖也。

香山詩。楊柳小蠻腰。妓名也。後寄禹錫詩。携將小蠻去。招得老劉來。自註云。小蠻酒榼也。小蠻竟有一解。汪舒懷先生云。錢箋杜詩。穿鑿附會。令人欲嘔。如以黃河十月冰。為積蓋之冰。煎弦續膠。為美饌。愈疾。以洗兵馬。收兩京二篇。為刺肅宗。比之商臣楊廣。此豈少陵忠君愛國之心耶。尤可笑者。跋元人汪水雲詩。客中忽忽又重陽。滿酌葡萄桃當酒。謝后已叨新聖旨。謝家田土免輸糧。第二巡開八九重。君王把酒勸三宮。醅酥割罷行酥酪。又進椒盤剝嫩葱。就此二首。遂以為謝后有失節之事。按宋史。理宗謝后。寶慶三年冊立。垂四十年。而度宗嗣位。尊為太皇太后。已老病不能聽政。德祐一年。宋亡。徙越七年而崩。壽七十四。是至燕時已六十七矣。豈有劉曜羊后之慮哉。水雲又詠宋宮人分嫁北匠云。君王不重色。安肯留金闥。則世祖為人可知。元史又稱宏吉剌皇后。見幼主入朝。而不樂為。全太后不習水土。代奏乞放還江南。帝雖不許。而封幼主為瀛國公。則別置邸第。完全眷屬。可知水雲詩云。昭儀別館香雲煖。手把詩書授國公。是王昭儀亦未入元宮也。

陳后山吟詩最刻苦。九日云。人事自生今日意。寒花只作去年香。鄭穀夫云。夜來過嶺忽聞雨。今日滿溪都是花。此種句似易實難。人能知易中之難。可與言詩。

雍正甲寅。海寧陳文簡公。予告在家。來游西湖。人知三朝元老。觀者如堵。余年十九。猶及仰瞻風采。先生仙風道骨。年已八十。猶替人題陳章侯蓮鷺圖云。墨花吹得綠差差。小景分來太液池。白鷺不飛蓮不謝。搖風立雨已多時。書法絕似董香光。余生平所見翰林前輩。如徐蝶園相國。陳文簡公。黃崑園中丞。熊滌齋太史。皆魯靈光也。

諺云。讀書是前世事。余幼時家中無書。借得文選見長門賦一篇。恍如讀過離騷亦然。方知諺語之非誣。毛侯園廣文有句云。名湏沒世猶纔好。書到今生讀已遲。

凡作人貴直。而作詩文貴曲。孔子曰。情欲信。詞欲巧。孟子曰。智譬則巧。聖譬則力。巧卽曲之謂也。崔念陵詩云。有磨皆好事。無曲不文星。洵知言哉。

或問詩如何而後可謂之曲。余曰。古詩之曲者。不勝數矣。卽如近人王仔園訪友云。亂鳥棲定夜三更。樓上銀燈一點明。記得到門還不扣。花陰悄聽讀書聲。此曲也。若到門便扣。則直矣。方蒙章訪友云。輕舟一路繞烟霞。更愛山前滿澗花。不為尋君也留住。那知花裡卽君家。此曲也。若知是君家。便直矣。宋人詠梅云。綠楊解語應相笑。漏洩春光恰是誰。詠紅梅云。牧童睡起朦朧眼。錯認桃花欲放牛。詠梅。而想到楊柳之心。牧童之眼。此曲也。若專詠梅花。便直矣。

詩雖貴淡雅亦不可有鄉野氣何也古之應劉鮑謝李杜韓蘇皆有官職非村野之人蓋士君子讀破萬卷又必須登廟堂覽山川結交海內名流然後氣局見解自然闊大良友琢磨自然精進否則鳥啼蟲吟沾沾自喜雖有佳處而邊幅固已狹矣人有鄉黨自好之士詩亦有鄉黨自好之詩桓寬鹽鐵論曰鄙儒不如都士信矣

吾鄉宋笠田明府文名右妍能詩有殘溜積來頻洗硯爐灰撥去屢添香之句嫁壻徐金粟亦少年能詩七夕云一灣河漢影萬國女免情晚坐云風帶殘雲歸遠岫樹搖餘滴亂斜陽

丙辰以布衣薦鴻詞者海內四人一江西趙寧靜一河南車文一陝西屈復一嘉禾張庚車之著作余未經見張畫長于五古亦樸誠獨屈叟傲岸自號悔翁出必高杖四童扶持在京師見客南面坐公侯學詩者入拜床下事改削少陵訾詆太白以自誇身分耳食者抵死奉若神明山左顏懋倫心不平獨往求見坐定即問曰足下詩有書中乾蝴蝶二十首此委巷小家子題目李杜集中可曾有否屈默然慚人以為快沈歸愚刻別裁集僅錄屈王母廟一首云秦地山河留落日漢家宮闕見孤燈如今應是蟠桃熟寂寞何人薦茂陵

慶兩峯王觀察無湖因舊署荒蕪前任劉公未加修葺兩峯抵任為培花樹戲題一絕寄劉云笑殺河陽舊吏來地無青草長莓苔嶺梅巖桂江干竹都是劉郎去後栽

辛未 聖駕南巡西湖僧某迎於聖因寺。上以手撫其左腕。其僧遂綉團龍於袈裟之左偏。客來相揖者。以右手答之。而左臂不動。杭董蒲潮之云。維摩經。境界清嘉。依舊紅塵送歲華。夸道賜衣曾借紫。竹邊留客晒袈裟。

丙辰徵士王藻字載揚。吳江人。販米為業。偶題桃源圖云。相看何物同塵世。只有秦時月在天。以此受知於沈輪翁先生。四處掄揚。遂棄業讀書。吳大宗伯荆山薦舉鴻詞科。廷試報罷。往來揚州。與詩人結社吟詠。貌瑣瘦急遽。小聲音。好畜宋板書。青田石印章。有友借觀。誤墮地碎。載揚垂泣三日。其風趣如此。讀梅村集云。百首淋浪長慶體。一生慚愧義熙民。剪梅云。大抵端相求入畫。最難割愛似刪詩。

余少時過江西瀘溪。舟中把書吟詠。岸上兒童指曰。此學士船也。余喜而成句云。衣冠僧識江南客。翰墨克呼學士舟。後三十年讀無錫顧公奎光赴辰州詩云。村民久識瀘溪令。笑指蓬窗滿几書。兩意相同。而俱成于瀘溪亦奇。顧詠傀儡云。閒來惟挂壁。用我也登場。過沅江云。名場似奕無同局。吏道如詩有別才。

陳滄洲先生守蘇州。重遊虎邱詩云。雪艇松龕閱歲時。廿年蹤跡鳥魚知。春風再埽生公石。落照仍銜短簿祠。雨後萬松全遶匝。雲中雙塔半迷離。夕佳亭上憑闌處。紅葉空山繞夢思。塵鞅刪餘半晌閒。青鞋布襪也看山。離宮路出雲霄上。法駕春留紫翠間。代謝已憐金氣盡。再來偏笑石

頭頑棟花風後遊人歇。一任鷗盟數往還。其時總督喝禮以詩為誹謗。句句旁註而劾奏之。摘印下獄。聖祖詔云。詩人諷詠。各有寄託。豈可有意羅織以入人罪。命復其官。尋擢霸昌道。

杭州趙鈞臺。賈妾蘇州。有李姓女貌佳。而足欠裹。趙曰。似此風姿。可惜土重。土重者。杭州諺語。脚大也。媒嫗曰。李女能詩。可以面試。趙欲戲之。即以弓鞋命題。女即書云。三寸弓鞋自古無。觀音大士赤雙趺。不知裹足從何起。起自人間賤丈夫。趙悚然而退。

古閨秀能詩者多。何至今而杳然。余宰江寧時。有松江女張氏一人。寓居尼菴。自言文敏公族也。姊名宛玉。嫁淮北程家。與夫不協。私行脫逃。山陽令行文關提。余點解時。宛玉堂上獻詩云。五湖深處素馨花。誤入淮西估客家。得遇江州白司馬。敢將幽怨訴琵琶。余贅倩人作女請面試。予指庭前枯樹為題。女曰。明府既許婢子吟詩。詩人無跪禮。請假紙筆。立吟可乎。余許之。乃倚几疾書曰。獨立空庭久。朝朝向太陽。何人能手植。移作後庭芳。未幾山陽馮令來。予問張女事。作何辦。曰。此事不應斷離。然才女嫁俗商。不稱。故釋其背逃之罪。且放歸矣。問何以知其才。曰。渠獻詩曰。泣請神明宰。容奴返故鄉。他時化蜀鳥。銜結到君旁。馮故四川人也。

雍正間。京師伶人劉三。色藝冠時。獨與翰林李主洲先生交好。蘇州張少儀觀察為諸生時。封公謫戍軍臺。徒步入都。為父贖罪。一時有三子之稱。蓋云公子才子孝子也。況謂托鉢。尚缺五百餘金。儒子先生席上言及此事。劉慨然曰。此何難。公子有此孝心。我能相助。遂徧告班中人云。諸君助

張如助我也。擇日設席江南會館。請諸豪貴來。已乃纏頭而出。一座傾靡。擲金錢者如雨。果得五百餘金。盡以與張。而封公之難遂解。余丙辰入都。在先生處見劉。則已老矣。但聞先生未第時甚貧。劉愛其才。以身事之。余疑而不信。偶過雞髮鋪。壁上無名氏題云。欲得劉三一片心。明珠十斛萬黃金。一錢不費偏傾倒。妬殺江南李翰林。方知果實事也。先生在吳。與朱約谷送米官北上云。莫惜當筵舞鬢斜。多情曾為損才華。王郎此會成長別。飛盡江南陌上花。朱和之有春燈紅照一枝花之句。朱為張匠門先生之故人。相見京師。年已八十。惡見髮鬚之白。日難之。與翁齋堂同癖。

乾隆己未。京師伶人許雲亭。名冠一時。羣翰林慕之。糾金演劇。余雖年少。而敝車羸馬。無足動許者。許流目送笑。若將睨焉。余心疑之。未敢問也。次日侵晨。竟叩門而至。情款綢繆。余喜過望。贈詩云。笙簧煖小排當。絕代飛瓊最擅場。底事一泓秋水剪。曲終人反顧周郎。

李桂官與畢秋帆尚書交好。畢未第時。李服事最殷。病則秤藥量水。出則授轡隨車。畢中庚辰進士。李為購素冊。界烏絲。勸習殿試卷子。果大魁天下。漂陽相公康熙前庚辰進士也。重赴櫻桃之宴。聞桂郎在坐。笑曰。我揩老眼。要一見狀元夫人。其名重如此。戊子年。畢公官陝西。李將往訪。路過金陵。年已三十。風韻猶存。余作長歌贈之。序其勸畢公習字云。若教內助論勛伐。合使夫人讓誥封。今人論詩。動言貴厚而賤薄。此亦耳食之言。不知宜厚宜薄。惟以妙為主。以兩物論。狐貉貴厚。鰕

綃貴薄以一物論。刀背貴厚。刀鋒貴薄。安見厚者定貴。薄者定賤耶。古人之詩。少陵似厚。太白似薄。義山似厚。飛卿似薄。俱為名家。猶之論交。謂深人難交。不知淺人亦正難交。

庚寅元旦。皇上登保和殿。受朝賀。望見遠處有烟騰空而起。問大學士曰。得毋民間有失火者

乎。首相舒文襄公奏曰。似烟非烟。諸公服其吐屬典雅。

古語以烟非烟是為慶雲

杭人土音呼朋作蓬之本音。朋為蓬之陽音。皆一東韻也。韻書都收入十蒸。則與一東遠矣。然左傳趙趙車乘招我以已。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三國志張昭作陶謙哀詞曰。喪覆失恃。民知困窮。曾不旬月。五郡潰崩。是將朋朋二字俱押入一東也。

彭城李涓字蒼湄。以選拔入京師。一日欲救某友之寢。賣所乘小驢贈之。賦詩云。從此蹒跚懶行步。好花都讓別人看。亡何不第而亡。人以為讖。蒼湄貌美。楊州綉鋪女兒有國色。好養鸚鵡。每早喂食。一日方提籠而目有所睇。不覺籠落于地。旁人咸訝之。察所睇。則蒼湄方過其門故也。劉霞裳聞而賦詩云。貧看野鴛鴦。空墮手鸚鵡。可惜此時情。鸚鵡不能語。

陸陸堂諸襄七。汪韓門三太史。經學淵深。而詩多澀悶。所謂學人之詩。讀之令人不懽。或誦諸詩。

秋草馬龍種。春羅相姪嬌。九秋易洒登高淚。百戰重經廣武場。差為可誦。他作不能稱是。相傳康

熙間京師三前輩。主持風雅。士多趨其門。王阮亭多譽汪鈍翁多毀劉公。嚴持平。方望溪先生以詩投汪。汪斥之。次以詩投王。王亦不譽。乃投劉。劉笑曰。人各有性之所近。子以後專作文。不作詩可。

也。方以故終身不作詩。近代深經學而能詩者。其鄭璣尺惠紅豆陳見復三先生乎。

吟詩自註出處。昔人所無。歐公譏元稹註桐柏觀碑。言之詳矣。況詩有待于註。便非佳詩。韓明先生蚊烟詩十二韻。註至八行。便是蚊類書。非蚊詩也。贈友云。知來匪鵲休論往。為主如鴻喜得賓。上句註淮南子乾鵲知來而不知往。下句註孔疏鴻以先至者為主。後至者為賓。作詩何苦乃爾。惟張雪子雲南典試歸。將近長安而死。先生哭之云。路紆雙節重。天近一星沉。便覺清妙。又有詠柳絮一絕云。沾襟撩袖自矜妍。未化為萍絕可憐。嘆息春風竟何意。團揉無處不成綿。

憚南田少時。受知王太倉相國。有監司某。延之作畫。不即赴。乃迫致蘇州。拘官廳所。明旦將辱之。南田以急足至。妻水乞援。時已二更。相國急命呼舟將出。復擊案曰。馬最速。舟不如。遽跨馬。命僕以竹竿挑燈。縛背上。行九十里。抵郡城。尚未五鼓也。守門者知為相國。遽啟門。直詣監司署。問南田所在。攜之以歸。監司隨詣太倉謝過。乃釋。南田畫拙。修堂識集圖題詩云。花殘江國滯征纓。綠浦紅潮柳岸平。芳草有心抽夜雨。東風無力轉春晴。艱難抱子還鄉國。落拓浮家仗友生。只為躊躇千里別。歸期臨發又重更。

黃莘田妻。月鹿夫人。與莘田同有研癖。先生罷官時。囊餘千金。以千金市十研。以千金購侍史。金樓以歸。有二女。長曰淑窈。字似洲。次曰淑婉。字紉佩。題杏花雙燕圖云。艷陽天氣試輕衫。媚紫嬌紅正鬪酣。記得春明池館靜。落花風裏話呢喃。夕陽亭院曲闌東。語燕時飛扇底風。不管春來

與春去。黃髮長在杏花中。金樓明艷能詩許。子遜酒間舉其夜來香絕句云。知隔絳紗帷暗坐。謝娘頭上過來風。

白雲禪師作偈曰。蠅愛尋光紙上鑽。不能透處幾多難。忽然撞著來時路。始覺平生被眼瞞。雪竇禪師作偈曰。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纔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椿舊處尋。一偈雖禪語。頗合作詩之旨。

冬友侍讀出都。過天津查氏。晤佟進士濬。言其母趙夫人。苦節能詩。祭竈云。西拜東廚司命神。聊將清水餞行塵。年年破屋多灰土。湏怨夫亡子幼人。查恂叔言其叔心毅悼亡姬詩。和者甚衆。有佟氏姬人名艷雪者。一絕甚佳。其結句云。美人自古如名將。不許人間見白頭。此與宋笠田明府白髮從無到美人之句相似。

乙丑歲子罕江寧。五月十日。天大風。白日晦冥。城中女子韓姓者。年十八。被風吹至銅井村。離城九十里。其村氓問明姓氏。次日送女還家。女已婚東城李秀才之子。李疑風無吹人九十里之理。必有姦約。控官退婚。余曉之曰。古有風吹女子至六千里者。汝知之乎。李不信。子取元郝文忠公陵川集示之曰。郝公一代忠臣。豈肯作誣語者。第當年風吹吳門女。竟嫁宰相。恐汝子沒福耳。秀才讀詩大喜。兩家婚配如初。制府尹公聞之曰。可謂宰官必用讀書人矣。其詩曰。八月十五雙星會。花月搖光照金翠。黑風當筵滅紅燭。一朵仙桃落天外。梁家有子是新郎。羊氏負從鍾建非。爭